

家事

儿子给我上了一节生动的“防疫”课

亲子

□作者:赵国蓉

在家宅了一个春节,储备物资渐渐捉襟见肘。准备去超市采购,走到门口,儿子一把拉住我,提醒我说:“妈妈没戴口罩,不许出门!”我其实口袋里装着一枚口罩呢,准备出门后戴上,可儿子“严肃”的表情实在可爱,我忍不住逗他说:“没关系的,这个点超市里没什么人。”“可是,可能有病毒啊。妈妈知道吗,新冠病毒在室温下可以存活四天呢,而且,超市里东西那么多,空气又不流通,危险性更高。”儿子一本正经地向我科普着,我只好举手投降,从口袋里掏出口罩戴上。儿子这才放开拉住我的手,放我出门。

刚出门,儿子好像又想到了什么,叫住我说:“妈妈,你转过脸来。”听着儿子急切又关切的语气,我配合地转脸面向他。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我的口罩佩戴,先看金属压条是不是在鼻梁一端,又确认了压条沿鼻梁压紧实了,还动手给我整理了口罩边沿,直至全部服帖了才松了口气说:“新冠病毒通过呼吸、说话、喷嚏经由携带者的口鼻向外扩散,哪怕看起来好好的人也可能携带病毒,而且,很小的含病毒微滴有可能飘到30米那么远,又经由接触者的呼吸道进入人体,感染原本健康的人。妈妈一定要防护好,尽量离别人远一点,手也不要脸上乱摸哦。”“哦,对了,妈妈回来了喊我开门,洗完手之前家里的东西也不能摸。口罩要从挂线处摘下来,不要用手接触口罩防护面……”

儿子还在絮絮叨叨,我的表情渐渐郑重起来,把儿子说的话摸了一遍,还真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一边暗暗感叹儿子不知道啥时候竟然懂了这么多,一边决定做一回儿子的好学生,认真听他照做。

采购完毕,我分秒不停留地赶回家,到了门口呼叫儿子开门。门打开了,儿子戴着口罩手持一把枪式的“秘密武器”,我一下子懵了,没看清是什么。“妈妈站着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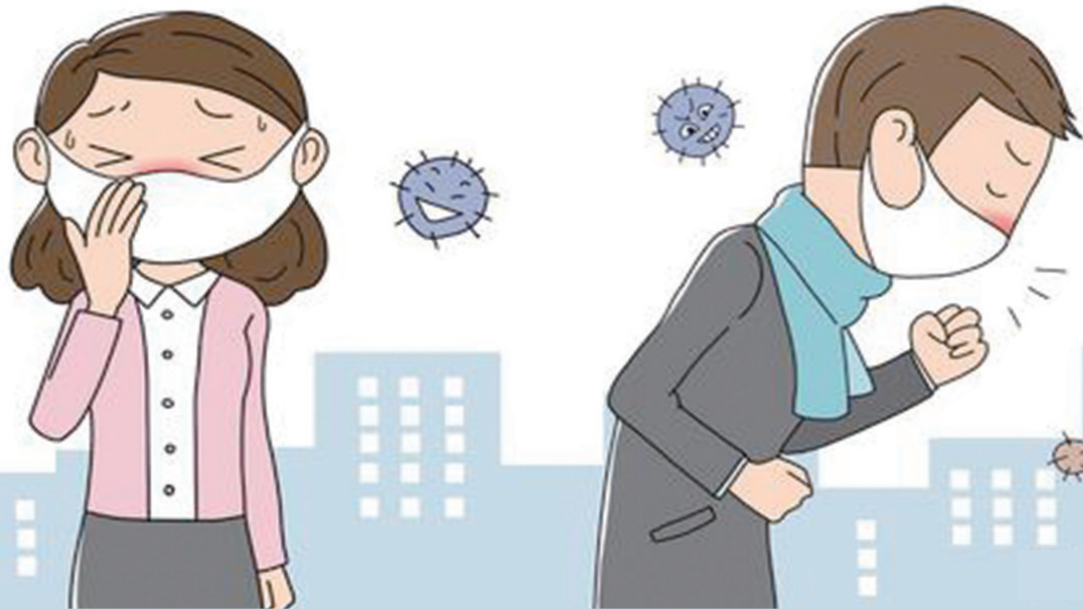
动,我给你消毒。”儿子将“秘密武器”打开,从我的头顶开始,一直扫到我的手提袋。听到“沙沙沙”的气流声,感受着那灼热的气浪在身上游走,我才醒悟儿子拿的原来是吹风机。“新冠病毒怕酒精不耐高温,我给妈妈高温消毒,妈妈赶紧去用消毒液洗手吧。”“要认真洗哦。”儿子一边说着,一边不放心似地跟了过来,抢在我前面为我打开水龙头,往我手上挤好消毒液。“两只小手贴贴贴,这样才能洗干净。两只小手互相洗,预防病毒无踪迹。掌心相对来一遍,小手干干又净净。手指弯弯搓掌心,没有病毒洗不去。大拇指缝要注意,这样洗手最仔细。指尖并拢搓掌心,有效预防传染病。”儿子一边背口诀,一边还做着示范动作。我看着自己的“小手”,哭笑不得。

我还沉浸在与儿子的角色错位的调整中,儿子又开始“讲课”了,“废弃口罩也不能乱丢哦。”说着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。只见他手脚麻利地将口罩泡进消毒液,一会儿捞起撕碎才投进一个单独的垃圾袋中装好扎紧。“我们要预防被感染,我们也要预防将病毒传播给别人,这样才能阻断病毒的传播。”说着,儿子已经完成了工作,在给自己洗手,做最后的收尾,像一个认真又负责的医生一样。

我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儿子,忧喜交加。忧的是病毒肆虐,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诸多不便,对人们的安全造成了威胁。喜的是,困难当头,儿子不仅能主动学习相关防护知识,他表现出来的对我的关爱和对别人的关心更是让我欣慰不已。儿子给我上了一节生动的“防疫”课,让我懂得了“隔山,隔水,不隔爱;封城,封路,不封心”的真正内涵,那就是从我做起,从点滴做起,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合格公民。相信,我们一定能赢! 武汉加油! 祖国加油!

口罩的故事

□作者:江志强



腊月二十九那天,我身处的这座小城出现了“口罩荒”。一小部分“有识之士”已然感知到事态的严重并火速抢购。其中包括我那个在城里工作的表哥。

让我们乍舌的是,表哥居然从多家药店、诊所购买了560只口罩!

表哥说:“这场疫情特别严重,口罩比猪肉还重要!宁可不吃猪肉也要戴口罩!”

同时,表哥给我的父亲送了40副口罩,笑呵呵地说:“今年过年不送礼,送礼只送新口罩!”

表哥又说:“2003年非典那阵子,你给我们家送了不少口罩。现在,我们来报恩来啦!”

岂料,父亲不但没有夸奖表哥,反而严厉批评了他:“你一个人就买了这么多口罩,别人到哪儿买去?你这叫断人生路,极其不道德……”

表哥不高兴了,未作争辩,扭头而去。

弟弟和妹妹纷纷责怪起父亲来:“人家是一片好意,你总是用道德的高度来评判别人……”

父亲刚要说话,居委会的李主任在群里发布消息:居民同志们,鉴于新冠肺炎迅速蔓延之势,请大家做好防护,少出门,不聚餐,勤洗手,戴口罩……

随后,李主任又发布消息:鉴于生活区附近的医院、诊所、药店的口罩紧缺,大多数人买不到口罩,建议大家多在家里待着……

随着李主任一条接一条的发布信息,生活区的人们都感觉到了恐慌。

父亲从表哥送来的40只口罩里取出15只留在家里,然后拎着其余25只出门了。

母亲和妹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同时闪到门口拦住父亲,警惕地问:“干什么去?”

父亲说:“邻居们估计还没有口罩,我打算分给他们!”

妹妹吓了一跳:“现在口罩紧缺,有钱没处买去!你都给了他们,咱家怎么办?”

父亲急了:“谁紧缺,咱紧谁!在这样的节骨眼上,谁都不能独善其身!”

“别人家紧缺,难道咱家就不紧缺?”一直没说话的大嫂发话了。

那一刻,父亲似乎成了众矢之的。

沉默一阵后,父亲说:“别以为我不知道,今年春节你们都不加班,没啥特殊情况,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一楼老李在单位负责环保工程改造,过年期间一天也不休息,他家口罩紧缺!二楼的陈哥和老伴每天早上要去扫马路,他家也戴口罩!五楼的郑老师前几天刚从外边回来,他家更缺……”

话未说完,父亲已戴上口罩,头也不回地出门了。

半个小时后,父亲回到家,乐呵呵地说:“把这些口罩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,这就叫物有所值!做人做事,少一点私心,就会多一份心安……”

这个时候,我们已经通过各级媒体的播报更多地了解了本次疫情的严重。对于父亲的选择,我们从思想上得以理解。

父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或许记得2003年的非典。当年,你们还小,我还没有退休,在单位负责安全巡查工作,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职工。关键时刻,咱们家一只口罩都没有。那段日子,一楼的老李送给我10只口罩。二楼老陈家里很困难,竟然拿出最后一只口罩给了我……这一回,疫情来得这么突然,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。越是在这样的时候,越应该多想想别人。帮助别人,就是帮助自己!”

此时,门铃响了。

一个戴着口罩的人站在门口,正是我的表哥。

对于表哥的去而复返,我们颇觉惊讶。更惊讶的是,表哥的眼睛里闪着泪花。

“舅舅,对不起!我不应该一次性抢购那么多的口罩!我太自私了。刚才妈妈也批评了我,还给我说起了当年非典时咱们家被无数人帮助的事……我刚才把抢购来的口罩都送给了邻居和朋友们。”

说着说着,表哥流下了泪水。

未雨绸缪

□作者:阿紫

1月21日开始,武汉药店里的口罩、84消毒液、酒精就很难买到了,而我却并不慌张,因为家里并不缺。这倒并非因为我下手快,预先抄了底,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是我家的日用品。

当年非典时期,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,推销的产品中有多款消毒液。于是虽然那时疫情严重,我却每天穿梭于高校、宾馆、写字楼,然而冒着生命危险,却无太大收益。原因在于我们独缺84,而那些单位只相信84。

非典过后,84不再受追捧,我家却奉为上宾,起码会保持三到五瓶的存量,口罩也会一直储备若干袋。由于担心引起火灾,酒精始终没买过,家里备有艾叶,经常会焚烧消毒。另外常年备有药水肥皂,虽然味道不好闻,售价才2.5元,但我很信任它。

一月中旬,当时疫情还不明朗,考虑到马上要过年了。我买了不少耐存放的蔬菜,比如洋葱、土豆、包菜……冰箱装满,客厅里也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对此,岳父大人颇不以为然,觉得大可不必。他住郊区,即便市区没菜卖,我们可以开车去他那儿买。

除了蔬菜、肉食,我还买了燕麦米、荞麦米各10斤。我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,主食不能完全吃米饭。大哥知道后,说这类杂粮一次买多了会受潮,口感会差很多。

一晃到了2月中旬,封城时间之长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。虽然超市蔬菜、肉食

等供应还算充足,但排队是免不了的,这无疑会增加感染风险。手里有粮,心中不慌,我这段日子很少去凑这热闹。封城之后,武汉很快进行了机动车管制,我们根本去不了郊区。而且岳父的村子早已封村,要是一心指望到他那儿找“补给”,恐怕早就慌了神。另外,一般超市根本没有燕麦米、荞麦米,如果当初听了大哥的,少买一些,如今恐怕已经“断炊”。

生活中总会有两种人,一种习惯于“未雨绸缪”,比如我;另一种挂在嘴里的“到时候再说”,岳父和大哥就很典型。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,往往是人生经历不同。岳父和大哥一生在一家单位工作,生活按部就班,没有过“异常”。我则跳槽过十多次,记得20多年前在鄂西搞销售,有一年大雪封山,小镇几乎与世隔绝,门市部里蜂窝煤都烧尽了,几乎饥寒交迫……

不经一事不长一智,如今四平八稳了几辈子的岳父和大哥,终于有了一次别样的人生体验。岳父家的菜吃完了,幸亏村里照顾空巢老人,送来了一些;大哥胆小怕感染,但米缸见底,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超市。他们家里都没有84,因为机动车禁止上路,我已经没法给他们送去了。

预估困难,尽量往坏处想,这不是悲观,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。由于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,“到时候再说”,往往会变成没法说。

态度

“疫”路小花

□作者:张叶

我的大学同学微信群,是一个“天使”群——高护专业,六十多人,全是女生。当年我们毕业后各奔东西,选择不同的职业,但大多数还是进了医院从事医护工作。自从“新冠肺炎”发生以来,群里的聊天不如以往那么活跃,我以为大家都在为这肆虐的疫情低落愁闷,竟不知姐妹们都在积攒力量蓄势待发。

我是半夜被微信的震动惊醒的,同学群有人在“送别”:“亲爱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呀!”“我们等你战胜病魔凯旋归来!”……我看到有人穿着淡蓝和雪白的防护服在视频中向大家做出“胜利”的手势。我一下子睡意全无——我们班的姐妹们,居然也要上抗疫一线了!这既令我震惊,更使我感动、自豪、担心。

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班长淑娟,一个雷厉风行的漂亮女生。大学时,因为我们班全是女生,经常受到男生们的过度关注,比如晚上拿红线笔照我们的教室等,每次都是淑娟一马当先冲过去,毫不客气地没收他们的“作案工具”。学校是准军事化管理,我们早晨6点准时出操,迟到一分钟,会被淑娟罚单独跑十分钟;六点半早读,若有人进教室迟到一分钟,则“株连”全班在走廊罚站。因而时间久了,我们班女生都是外班男生不敢惹的。这样性格的淑娟,学习和技能操作当然也是最棒的。我们在省城最好的医院实习,她给病人输液一针到位,打针不疼,做器械护士协助手术时动作麻利准确,是带教老师和病人最信任的人。这次他们医院要派出医疗队支援疫区,她当仁不让地报了名。疫区有危险,这

谁都知道。淑娟家里有两个正读小学的孩子,老公常年在外出。但疫区的病人牵动着她的心,自己的困难可以克服,但疫区的救治需要分秒必争。

莎莎的“出征”令我有点意外。因为莎莎是校花,脸盘和身材都堪比明星,还是独生子女。读书时,莎莎的追求者最多,不知名的情书和玫瑰常常塞满书桌。毕业后,她进了大医院。我们都曾以为,像她这样蜜罐里泡大的女孩,肯定经不得风雨,生活安逸。但事实上,她美丽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自强独立的心。莎莎在医院工作十几年,不但业务过硬,更是养成了耐心果敢的职业操守,年年标兵。群里穿着防护服的她,只能看到护目镜里的一双大眼,美丽磊落如初。

还有来自新疆外号“雪莲”的副班长彩虹,“林妹妹”苗佳,“小歌王”海萍……当年那些青涩腼腆的女孩们,如今飒爽英姿,整装待发。在料峭的春寒中,在黎明前的黑暗里,她们必定站成一道光……

成长



中国,加油! 苗青摄



家庭



春绿 李昊天/摄